

德国智库动态

四川外国语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第 16 期 2016 年 6 月 28 日

本期主要内容

- ✚ 欧洲委员会应该放弃俄罗斯的成员资格
- ✚ 中亚一体化和欧亚经济联盟：危机之下仍获支持
- ✚ 德国政府内部矛盾：工作伙伴认为默克尔在英国脱欧问题上的政策“太过天真”

欧洲委员会应该放弃俄罗斯的成员资格

近日，俄罗斯设法通过一项法律，根据该法，其可以不再遵守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而在克里米亚半岛上，居民的人权也在不断遭到侵犯。鉴于此，研究员苏珊·斯图尔特（Susan Stewart）认为，已没有理由让俄罗斯继续留在欧洲委员会中。

在乌克兰及其周边地区爆发危机之前，俄罗斯就是欧洲委员会中的一个大麻烦。无论是在欧洲委员会所在地斯特拉斯堡还是在俄罗斯的媒体上，该国代表都将议会大会视作展示自己诉求的舞台。在这里，他们并不致力于改善俄罗斯的民主与人权状况，而是极力争取减弱对俄罗斯不利的声音。为此，其毫不介意与阿塞拜疆这样的国家或英国保守主义这类团体建立联盟，共同谋求欧洲议会基本原则的瓦解。

新法让俄罗斯得以无视国际法院的判决

俄罗斯代表团在欧洲委员会中的所作所为始终是个麻烦，然而，在此之前该国一直愿意和其它欧洲委员会的成员国一样，服从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这成为了对其糟糕表现某种补偿。虽然法院的判决不能从整体上使俄罗斯的立法得到改变，然而，该国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愿意支付欧洲人权法院做出的赔偿要求。在此之前，如果俄罗斯公民的人权，在《欧洲人权条约》框架下，遭到了侵犯，其可以对俄罗斯法院的判决提起诉讼。在大部分获得受理的案件中，起诉人都能赢得诉讼。

至今，俄罗斯得以留在欧洲委员会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其接受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然而 2015 年 12 月俄罗斯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允许俄罗斯宪法法院在欧洲人权法院以及其它国际法院的判决违背俄联邦宪法的情况下，无视这些判决。而且，由于俄罗斯的行政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该国的司法系统，因此可以预料，对宪法是否凌驾于国际判决之上的决定，从此将由政治操控。新颁布的法律在四月获得了首次应用。宪法法院根据司法部的一项申请，做出决定：对于欧洲人权法院做出的，给予被关押人员司法权的判决，不予执行。理由是，这需

要对现行宪法进行修改。情况已非从前，未来人们也许无法再指望俄罗斯会接受并实施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如此一来，该国就违反了欧洲议会所有成员国共同订立的基本义务。

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人权状况令人堪忧

另一个引人警惕的发展变化有关俄罗斯统治层在被非法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处事方式。俄罗斯在这里的行动明显表明，其不打算遵守重要的人权标准。自 2014 年 3 月以来，俄罗斯事实上控制了半岛上的政治和经济活动。那些对俄罗斯的吞并行为及其控制下的社会境况表示批评的记者和克里米亚鞑靼族活动分子，不断遭到威胁和逮捕。有些人失踪不见，有些人为了逃脱迫害逃往乌克兰其它地区。那些拒绝接受俄罗斯国籍的人在就业和获取社会救济金方面都会受到阻碍。四月末，选举产生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代表机构——大国民会议（der Medschlis），在未经公正审理的情况下，就被俄罗斯司法部以及克里米亚最高法院，宣布为极端组织，并因此而被取缔。大国民会议主席丘巴洛夫（Refat Tschubarow）被判从 2014 年 7 月起禁止进入克里米亚。现在，克里米亚众多村镇的大国民会议代表都有被判为极端分子并被逮捕的危险。

无论如何，欧洲委员会还是在二月底向克里米亚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并于四月就其在该地区的经历以及相关建议发布报告，该报告明确警告不要在该地禁止大国民会议的选举，这将无异于对克里米亚鞑靼人实施有计划的镇压。显然俄罗斯当局没有将这一建议放在心上，至今其几乎未曾接受过任何合理的建议。因此，虽然在改善人权状况方面取得重大进步显然与俄罗斯作为欧洲委员会成员的责任相一致，然而欧洲委员会多年来还是仅在个别方面成功促使俄罗斯改善其人权状况。俄罗斯处理克里米亚问题的方式证明，其统治层有意决定在该地实施无视基本人权（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人身安全权）的政策。

至今俄罗斯已在委员会中做出了种种破坏性行为，现在又加上了拒绝接受欧洲人权法院的权威性，以及致使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人权状况恶化。如此种种让欧洲委员会没有理由再保留俄罗斯的成员资格。虽然将该国排除出去可能会让欧洲委员会丧失某些对该国施加影响的手段（尽管其作用本来就微乎其微），俄罗斯公民也可能无法再向欧洲人权法院进行申诉。此外，欧洲委员会还可能会因此而

产生经济损失，并在象征层面上丧失其作为泛欧机构的作用。然而这些代价是微不足道的。即使面对俄罗斯与西方国家间本已恶化的关系，将其排除出去仍然利大于弊：如此一来，欧洲委员会的基本原则将在议会大会中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对人权法院权威性的破坏将不再得到宽容；对机构的信任度也将得到整体提高。因此，部长委员会现在应该开始计划将俄罗斯排除出去，并借此向其表明：其它欧洲国家已做好准备保护被俄罗斯在欧洲委员会内外所践踏的基本原则。

（ <http://www.swp-berlin.org/publikationen/kurz-gesagt/der-europarat-sollte-auf-russlands-mitgliedschaft-verzichten.html>）

中亚一体化和欧亚经济联盟：危机之下仍获支持

——为什么民众还会支持这个一体化项目

欧亚经济联盟（Eurasische Wirtschaftsunion，简称 EWU）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区域一体化项目，然而即使在独裁国家，没有广泛的群众支持，该项目也是无法开展的。为了动员人们支持这项计划，也为了预防民族主义的倾向，各国政府为其卖力地宣传，唤起了人们对该计划的期待。这种局面让人始料未及，就在欧亚经济联盟成立的头一年里，许多观察者还认为项目的开始阶段是失败的。目前，后苏联地区正遭受着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其产生的原因当然不能归结于欧亚经济联盟的建立。但与俄罗斯结成经济联盟不但没有减少这场危机造成的危害，反而引出了更多问题，对哈萨克斯坦来说尤其如此。此外，经济联盟也无法保证在短期内给出走出危机的解决办法。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专家和政客也对此提出了批评。然而，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民众看起来却几乎毫无保留的支持这个一体化项目呢？

民主支持率的调查结果是在《一体化晴雨表》（Integrationsbarometer）项目框架下得出的，该项目的研究成果自 2012 年起，每年由欧亚发展银行（Eurasische Entwicklungsbank，简称 EABR）发布。最新的民意调查发布于 2015 年 10 月，

这是关税同盟和欧亚经济联合体在 2015 年 1 月合并为新的欧亚经济联盟后，进行的首次调查。

由于对该一体化项目的支持率超过了 80%，起初人们不由得产生怀疑，认为这些数据有可能是人为操纵的。毕竟欧亚发展银行的所有者——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是两个独裁国家。然而，《一体化晴雨表》公布的其它结果却驳斥了政治操纵这一说法。根据这项研究所公布的结果，亚美尼亚和白俄罗斯对该项目的支持率要低得多，而 2014 年还只有不到 50% 的吉尔吉斯人支持他们的国家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也就是说欧亚发展银行不只是发布对这项一体化项目有利的数据。因此调查结果应该是可信的。

对一体化的广泛支持似乎也是可信的。在中亚国家看来，欧亚经济联盟首先意味着与俄罗斯结成经济联盟，该国在经济上主导着该联盟的发展，并且是一个可信的伙伴国。对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居民来说，俄罗斯在许多方面都享有根本的合法性。例如，根据一项在吉尔吉斯斯坦所做的民意调查，那里 90% 的居民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给予信任，而对本国总统的支持率却仅为 60%。当被问到在困难时期哪个国家值得信任时，俄罗斯以 80% 的支持率，排在第一。此外，恰恰在那些年纪较大的居民中，对苏联时期的还念可能是其选择支持经济联盟的一个原因。

然而，对于前世界霸主的巨大好感不是欧亚经济联盟在哈萨克斯坦获得极大支持的唯一因素。同意加入这一经济联盟的关键还要从其他方面寻找。在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因素可作为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有关欧亚经济联盟的讨论在两国是如何被控制的。

欧亚经济一体化对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产生的经济影响

在吉尔吉斯斯坦，人们对欧亚经济联盟给予广泛认同的原因可部分解释为其有益于该国的经济发展。而对哈萨克斯坦来说却并非如此，原因在于两国从经济联盟中获得的好处相差甚大。吉尔吉斯斯坦对俄罗斯的依赖程度最大。该国拥有居民 58 万，国民生产总值为 1269 亿美元（2014），对于这样一个小体量的国民经济来说，最缺乏的首先是投资资本。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意味着该国可从中获得可观的经济援助。仅俄罗斯一个国家就承诺给予其 20 亿美元的资金，并建立一家

俄-吉投资公司。就连哈萨克斯坦也答应给予这个邻国 1700 万美元的资金。成为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另一个很大的好处是，该国产品将更容易进入俄罗斯市场。在加入经济联盟之前吉尔吉斯斯坦在俄罗斯的劳动移民为本国国民生产总值做出的贡献就占到了总量的 30%。由于加入欧亚经济联盟而带来的人员自由流动，直接减轻了劳动力流动的压力，然而由于俄罗斯糟糕的劳动力市场状况，该国从中所获得的利益也被打了折扣。

成为欧亚经济联盟的新成员也给这一小型经济体带来了不利：由于其相对较低的关税，吉尔吉斯斯坦迄今从中国进口了大量商品，并将之转卖。因为加入经济联盟而被抬高的对关税价格使吉尔吉斯斯坦失去了这一有利条件，而对这一损失的补偿却微不足道。虽然能够更容易地进入其它成员国的市场了，但和哈萨克斯坦或俄罗斯的商品比起来，吉尔吉斯斯坦的商品常常没有优势可言。

相反，哈萨克斯坦以其 172 万的人口数量以及 12276 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2014），不是一个像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该国来说，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动力在于，可以加强同俄罗斯及联盟内其它国家的贸易。然而，该国同俄罗斯的贸易在 2015 年就被证明是一个亏本买卖。由于经济危机，两国间的贸易已经崩溃，此外，哈萨克斯坦的国民经济也由于邻国出乎预料的卢布贬值而蒙受损失。土耳其和乌克兰是该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与这两个国家的贸易往来首先要经过俄罗斯领土，由于俄罗斯对这两个国家实施经济制裁，因此贸易受到严重阻碍。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之间的经济制约关系还表现在多次发生的短期贸易禁运。虽然贸易禁运在以前就发生过，但还未有过短期内如此频繁的情况。据哈萨克斯坦工商业联合会的统计，仅在 2015 年一月到十月间就发生了十一次贸易禁运，一些观察者甚至将其视为一场贸易战。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看来不能解释高支持率在哈萨克斯坦形成的原因，而在吉尔吉斯斯坦这也只能作为其中一部分原因。要想找到更明确的原因还要看有关欧亚经济联盟的讨论在两国是如何被引导的。

专家和政界的讨论

在哈萨克斯坦，专家们对欧亚经济联盟持批评态度。然而，他们的讨论不会在大众媒体中报道出来。与官方的解读不同，专家的批评主要针对俄罗斯的行为，

其涉及到卢布的贬值，但更多的还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及其产生的后果，也就是针对俄罗斯，或由其实施的制裁，这让哈萨克斯坦的贸易及其外交和对外经济政策处于巨大压力下。

该国政府一方面控制着新闻报道，另一方面却试图与批评者拉近关系。例如，2015年在设在阿斯塔纳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Kasach-stanischen Institut für Strategische Studien，简称 KISI）就举行过一次相关会议，该研究所直属总统事务管理局。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Nasarbajew）有时被认为是欧亚一体化进程的马车夫。但在公众场合之外，他也对至今获得的微薄利益表示批评，并和俄罗斯保持距离。卢布贬值在哈萨克斯坦造成了严重的销售亏损，此后，在一次部长会议上，他间接威胁到要关闭边境。2016年2月11日，纳扎尔巴耶夫在欧亚经济联盟经济顾问委员会门前做了演讲，仅仅两天后，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俄国总理认为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而纳扎尔巴耶夫却从实际出发，要求加强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的合作。在土耳其问题上，纳扎尔巴耶夫也做出了类似的行动：在俄土冲突发展的高潮阶段，他接见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并将自己的国家宣传为土耳其进入欧亚经济联盟的大门。

在更加民主的吉尔吉斯斯坦，专家讨论与大众媒体的报道之间却很少发生分歧。参与讨论者的批评对象不是俄罗斯，而主要是本国。他们认为，国内经济必须加强自身的生产能力，而不是寄希望于已无利可图的，对中贸易。专家担心，本国结构薄弱的经济没有为这种转变做好准备。另外，吉尔吉斯斯坦的产品很难应对新的竞争。例如，刚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后，产自该国的面粉就受到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更便宜的面粉的排挤。

此外，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的批评声还涉及本国政府及其软弱的谈判立场。例如，哈萨克斯坦通过谈判为自己赢得了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执行进口关税例外规定的权利，而吉尔吉斯斯坦却没有这项权利。这意味着将会形成繁琐的行政程序和过度监管，而缺少贷款也会使企业的经济状况恶化。和哈萨克斯坦的情况一样，这里的经济界代表也在抱怨，认为自己在规则制定中几乎没有发言权。

欧亚经济联盟的政治合法化

对欧亚经济联盟及俄罗斯的批评主要刊登在一些特殊书刊中，在受国家监管的电视节目中这些批评不会出现，而电视节目正是绝大多数居民主要接触的媒介。以一家亲克里姆林宫的俄国新闻门户网站“卫星”新闻通讯社（Sputnik News）在吉尔吉斯斯坦开设的分站为例，该网站宣扬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给吉尔吉斯斯坦带来的好处，例如，据其称，该国可从欧亚经济联盟共同基金中获得有保障的关税收入，或是可以从欧亚经济联盟区域内进口价格便宜的商品，这有利于当地的经济的发展。而可能存在于其中的负面后果却只字不提。

通过强调欧亚经济联盟具有的国际声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俄罗斯政府再次试图将联盟至于正面评价中。其论据是大量第三方国家想要和欧亚经济联盟建立合作或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包括印度、越南和伊朗。

在吉尔吉斯斯坦，不断有专家和政治活动家认为，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并借此依附于俄罗斯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防止中国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鉴于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众中存在很强的反中情绪，这个理由可能会被采纳。

在哈萨克斯坦，专家讨论与电视报道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专家的批评很少在电视报道中出现，纳扎尔巴耶夫针对俄罗斯或俄哈贸易冲突所实施的疏离政策也同样如此。如果说过去的主要政策是为欧亚经济联盟而极力宣传的话，那么最近这种声音却消失了。纳扎尔巴耶夫在 2015 年 11 月向本国公民所做的新年致辞中只是顺带提到了这个曾经声望颇高的一体化项目。

此中原因一方面在于各国普遍遭受的经济危机，目前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紧迫，而无论是欧亚经济联盟还是俄罗斯都没有给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该国政府似乎担心对俄批评的气氛在民众中蔓延。许多反对与俄罗斯保持紧密联系的活动家在不久前都被判处监禁。

结论与展望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府出于不同的原因坚持要与俄罗斯实现一体化。然而却无法保证民众会始终支持这项计划。如果经济情况继续恶化，而俄罗斯未来继续实施会给欧亚经济联盟盟友造成负担的地缘政治活动的话，对俄批

评的讨论终有一天会让各国民众知道。这将会给一体化进程以及对俄关系造成怎样的后果，无法定论。

欧亚经济联盟这个项目在启动时还被认为是一个有希望的、能够兑现未来的项目，人们相信其能够实现区域的经济增长和富裕。如果这一承诺迟迟得不到兑现，人们的信心就会变成失望，而这可能长期妨碍这一地区的稳定。欧洲和其它外部行为体，如中国及其一带一路政策，不仅应该只是表示出对这一地区的经济投入的意愿，还要参与到危机解决办法的讨论中。

(http://www.swp-berlin.org/de/publikationen/swp-aktuell-de/swp-aktuell-detail/article/zentralasien_und_die_eurasische_wirtschaftsunion.html)

德国政府内部矛盾：工作伙伴认为默克尔在英国脱欧问题上的政策“太过天真”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默克尔丧失信心：他们认为其在英国脱欧问题上的观望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但默克尔却强行执行这一方针。

德国时间 6 月 28 日上午，社民主党主席西格玛尔·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将再次被迫认识到自己只是第二号人物——一个副总理。总理默克尔周二之后将会面对联邦议员们公布她有关英国脱欧事件的政府声明。从加布里尔在联邦议院所坐的位置可以最清楚的看到默克尔在讲台上的发言。然而他能做的只有观看。

在德国，政策方针的制定由总理确定，这是德国基本法所规定的。也就是说，在英国民众以微弱多数投票支持英国退出欧盟后，德国究竟要对英国采取怎样的态度，针对这一问题的政策方针也是由基民盟主席默克尔决定的。

在德国社民主党看来，默克尔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方针是完全错误的。这位联邦总理面对伦敦政府显然想要采取温和态度。她的理由是：无论是作为贸易伙伴，还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北约国家，德国无论如何还是需要英国人的。因此不应该激怒他们。默克尔想要避免让人产生，德国政府欲在英国脱欧事件上给英联邦政府施压的印象。

根据欧盟条约第 50 条的规定，英国人可以自行申请退出欧盟。然而，对此

仅仅简单的采取观望态度真的明智吗？毕竟德国政府发言人斯特凡·赛博特(Steffen Seibert)在周一时声明，没有人想要看到“僵局”。但他也说到：“如果英国政府还需要一些时间处理这件事，我们也是接受的。”，他还说：“我们也许会在今年秋季的某个时间看到一个新的英国政府，到时宣布接下来英国在欧洲问题上行动步骤的有可能是未来的政府。”

这听起来像是在说：万不得已时，联邦政府甚至可以接受英国政府在三个月后才着手制定退出欧盟的具体步骤。原因是，英国首相卡梅伦三个月后才会离职。

在社民党的领导层中，这种立场被认为“太过天真”。目前发生的事件关系到一个“巨大的麻烦”。默克尔也担心欧洲可能因此发生分崩离析的危险。而社民党主席加布里尔却认为最可能发生这种危险的情况是，给英国太多的时间。他担心，这会被右翼民粹主义利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加布里尔说：“英国公投脱欧一事已经让英国分裂了。为了避免欧洲也因为英国脱欧而分裂，各国的政府首脑现在必须尽快让事情有个答案”

加布里尔想要加速英国脱欧事件的处理进程。为此，他和德国外交部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以及欧洲议会议长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组成了紧密联盟。舒尔茨也支持快速解决英国脱欧问题。

很显然，这种观点也遭到了批评，有人认为，社民党的行为带有战略意图，他们已经在考虑即将来临的国会大选了。问题的实质在于，社民党在这一事件中的利益何在。这里最多可以想到的是，社民党出于更好地突显自己的动机而与总理默克尔划清界限。此外，这也可能帮助社民党在不占优势的民意调查率上增加20%的支持率。

然而，在这件事上更多体现的也许还是德国总理和副总理根本不同的政策取向：默克尔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摸索着前进，而加布里尔却愿意亮明自己的态度。此外这恰恰体现了基民盟和社民党之间在欧洲政策上的明显差异。当德国政府发言人赛博特说到我们“现在已经在联邦政府内打造出一个完美无缺的欧洲政策”时，就已违背了事实。在社民党看来，默克尔的欧洲政策取向体现了一个“施瓦本家庭妇女”的价值取向，他们认为，这位基民盟主席和她的财政部长兼党内好友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过于强调节俭原则。而社会民主党人则希望在欧洲危机发展的顶峰进行更多的投资。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社民党在英国脱欧后再次主张应该增加投资，这主要是为了降低欧盟部分国家年轻人的失业率。这也是加布里尔和舒尔茨在上星期末为应对英国的全民公投而提出的“十点计划书”中的主要要求。此外，这也可能是6月28日社民党党内领导和政府首脑在布鲁塞尔欧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会面时的重要议题。

这就又回到了矛盾的起点：加布里尔和社民党梦想重新赢得胜利——“十点计划书”加上标题的话应该是“重建欧洲”——，而默克尔却冷静的反对这一计划。终究，做决定的是默克尔。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spd-druck-bei-brexit-die-tempomacher-a-1100044.html>)

《德国智库动态》由四川外国语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根据德国各大权威智库的公开信息编译，每月30日出版。

地址：四川外国语大学德国研究中心，重庆市沙坪坝区烈士墓，邮编 400031

电话/传真：+86 23 6538 5696

电子邮件：dgyjzx@sisu.edu.cn

网址：dgyj.sisu.edu.cn